

禮祀外闕里廟貌備物盡倫錄廢子孫廣給祭田俾承先
 緒四配高賢亦應其後嗣各祀于鄉蓋崇德報功必使其
 嫡派子孫祀于鄉邑者為親且切也魏國公卜夫子子夏
 語稱文學聞道最深其先衛人孔子歿為魏文侯師設教
 西河廣授生徒以衍先聖之傳傳稱有子夏氏之儒者是
 矣段干木田子方諸賢皆其門人遂因而家焉記載所傳
 約畧可觀而河津縣城西北五里許曰辛興有塚一坵相
 傳為子夏墓居人多卜姓歷代封祀莫可悉考元末亂離
 人民遷徙卜氏居辛興者凡四門長留居河東其三皆涉
 河而西一居吾縣西西澤村一居縣北干谷村二門曰紹
 者居縣東河干自名曰卜家村生齒蕃衍日漸增盛每歲
 逢拜掃且居河西者皆涉而東展拜于祠墓之前康熙某
 歲卜氏居卜家村曰某某等耆相與謀曰吾祖先賢祠居
 河東歲僅一徙半為河津所阻寧安于心乎易即吾村建
 祠爰輸貲庀材起亭堂三楹門房三楹週以圍垣既壯且
 麗時繪像而崇祀事如率問余曰先賢之祠建於河西可
 乎余曰子夏矣奚為而不可且子知故教之西河為何地
 乎先賢為鄉人矣以文學道德守先待後當是時而之

內外皆知地存知生徒之執經而請教業而問禮也
 河東西也先賢祠後以流寓大所布今無存于河東西也
 吾縣西向門十里曰河西村有子夏祠三楹儒冠儒服遺
 像存焉舊志云今在河津縣西生曾墓不詳其地水經註稱鄆陽
 有子夏墓又云易曰與之復也石室世代久遠記載茫茫
 子焉家派子孫皆原在河東之地河東之祠又何疑焉且
 余嘗行役河東求其祠幸與昔過之渴其祠泮壁頽垣鞠
 焉茂草非其墓也松樹猶存舊在河東丘社與田畝同
 則河東之祠也夫焉可致哉今日者
 天子神廟密著換千里心傳崇儒重道視前代有加如閔氏
 東野氏張氏周氏庶紳士裕祭焉使各祀于其鄉與四配
 等先賢功德昭著賢不朽先後河東之祠日以漸弱一日
 是詔所加將必焉乎
 河門矣是為記

創建左羅石先生祠堂碑記

劉蔭樞

左帶任先生諱懋第字仲及山東萊陽人明崇禎時韓舊
 令之由進士來令十載在官凡六年召入諫垣方流寇陷
 都職公奉命江氣察核兵餉及我朝定鼎南都立授公
 兵部侍郎持國書其行遠近其才欲官之公堅執
 不可每處其計皆與史載之裨官對史傳之海內之騷
 人無不其夫烈女其夫烈女其夫烈女其夫烈女其夫烈女
 其令韓之真公令韓在崇禎中平刑獄戎備慮奸竈余烏乎
 民者其造士若何維役平刑獄戎備慮奸竈余烏乎
 知則亦烏乎雖然余方是前時公之夫韓未久也常游
 嬉鄉里間見眾父老羣聚踽踽閉且袖手而坐遇有催徭
 役者則浩然長嘆曰左爺之平徭役也如是忿訟獄者則
 曰左爺之聽訟獄也如是侵行舖縱奸竈者則曰左爺之
 平價執法也如是若不尊而親之者然及長游膠庠應歲
 社試見前輩士子言某章書曰左老師如何能言某篇古
 文曰左老師如何論又曰某日至學宮令余倍誦古文又
 某日至學宮令某某倍誦經註若猶畏而愛之者然此余
 之聽于耳而視于目前後凡數十年然則公之令韓也兵
 部母耶其嚴文耶其神麟瑞鳳嗚世而不可一遇者耶

于今公之去韓六十餘載其在大夫學士耄耋耆故老
 其風而視其光者母論已而愚夫愚婦黃童稚女有一不
 父以親之神明尊之者乎祠而祀之吾知公在天之靈固
 遊地無樂居于韓也韓之士出公之門者取利名登顯仕
 實者亦有人也自河濱賈侍御蘇麓一隘而外闕焉無聞
 論者謂公在我朝與文文山之在元無異有避嫌之義
 愚謂不然我宋者元也文山志益恢復戰而陣獲彼此為
 仇方公卿命時南都視我朝猶與國也講信修睦以文
 事相見當專欲官之公執不事二君之義君死與死國亡
 與亡自行其志于我朝何與焉劉今日君
 置天子道高千古崇獎節義于勝國之臣同仁一視何有于
 公之一別而為是畏懼之詞哉河東康公錫雷來令于韓
 二年政過人程時開署龍州縣南之樂天祠撫麓之中即
 築其第修理歲時祭享言及于公慨然曰此祠何可少也
 因于南門外負城臨水為室二楹塑像其中瑞君正坐稟
 然如生時率韓之士民共修祀事而命余為文壽之于石
 以傳後余以天下事關而未舉者待其人與其時也公之
 直祀上節也久矣而遲遲六十年之後以且于今者待康

公也。余小子盥手持香。瞻拜其中。見象嶺西峙。濠水繞前。因嘆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昔人以之。味嚴先生者。余亦取以爲公味焉。

重修漢典舊國蘓公子卿祠記並銘 康乃心

古今來忠孝節烈事。足以感人心而動齋夏者。雖其人既往。而懷古興思。猶使百世以後。誌其都邑居處。山川草木。雲物泉石。輪枕於風煙黠澹之餘。如或見也。而况其在衣冠劍佩。爲陵墓之所存者乎。韓古夏陽地也。西北五里許。高厚斷續。有漢典舊國蘓公子卿墓。稱極山焉。墓左有廟。所可歲時修祀。所以愉神明。崇古蹟也。顧日久而祀雀鼠不流。經數十年。無有起而更新者。安邑康明。砥韜。因公蒞韓。四載間。與賓客遊謁其上。瞻仰大節。觀茲廢墟。捐俸構。其謀所以修之。遂詳讀故碣。知墓在昔。漫沒爲牧豎所踐。見石出。上屯。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柏成林。枝柯昔而向。在。有來陽左公。今此邦修治之。自爲記。且以詩告忠孝仁義之氣。杜威者深也。今明府有述。往是來。有事於

不謂深觀。定焉。識當務之。得賦致之本。平。自華。其。夫。去。易。一。二。言。矣。世。代。崇。華。漢。以。出。生。斯。里。客。斯。中。塵。馬。跡。所。謂。五。陵。三。輔。皆。王。侯。富。貴。之。所。在。也。不。欲。一。一。獨。若。華。山。於。上。雖。出。夫。野。女。無。不。以。手。知。之。愛。戴。禮。儀。依。寒。食。拜。掃。如。其。私。親。者。然。風。雨。曠。明。與。大。史。司。馬。公。高。塚。南。北。相。望。豈。非。十。九。年。之。浩。氣。孤。忠。貫。今。有。陵。墓。振。諸。古。而。長。存。其。此。也。子。卿。京。兆。武。功。人。此。不。宜。有。也。然。昔。高。明。遠。觀。以。六。合。爲。一。家。卒。葬。不。必。其。上。如。有。其。之。在。九。城。夏。后。之。在。會。稽。董。仲。舒。之。在。杜。陵。其。山。之。在。未。陽。故。載。之。在。柳。城。累。累。而。足。况。龍。門。內。史。名。地。實。漢。家。義。樹。也。色。香。愛。而。法。亦。豈。非。一。矣。乃。每。疑。諸。若。然。則。河。東。之。其。實。之。其。上。下。十。九。年。矣。其。在。晉。明。府。名。行。馬。人。史。之。塚。新。少。神。之。其。中。也。其。在。晉。明。府。名。行。起。雖。有。左。公。之。書。其。今。其。一。也。其。在。晉。明。府。名。行。遺。風。矣。銘。曰。龍。門。之。域。必。崇。之。阿。古。柏。陰。肅。南。向。其。柯。

龍門之域 必崇之阿 古柏陰肅 南向其柯

橫山暮雨 嶺水朝烟 光華復旦 如佛因緣
莊嚴妙麗 三千大千 民康物阜 億萬斯年

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趙振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遷仕為郎中父沒三年而為太史公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細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塚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為記但以文荒才謬為愧堅不獲辭直書月日耳

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康行個

康熙己卯秋余有事芝原因謁太史公祠得觀其墓墓頭老柏嶙峋結菁古萬狀下以駢髦擊之而歷年久遠不無傾

摧折之憂夫余于公文不啻如新欲灰而捧名經于

李單公祈雨詩後

岳崧

夫祈雨感應詩者乃單公師中為韓城縣尹周從律元舉之所作也書於縣署西水榭之壁間有本縣儒生阮瑋慮歲久湮沒為可惜也遂錄而刊諸石庶傳不朽俾後人知至誠感神之誠信有徵矣矧蒞政惠民之德暨甘澍獲應行事之實已有碑記

書漢太史公祈雨隨清娛墓志後

徐起霖

余藏古蹟中有略河而撰太史公奏道清娛墓志甚詳筆史歸通鑑是碑之事若于不潔信但太史公原不必以一侍妾增重矣後人錄飾節略河南陶登無稽者哉及過晉原復謁公祠孤塚巋然真如墓日隔百七十里鮮有一字慰芳魂於地下者因嘆千古文人必副一時慧眼清娛能識河南於此後寧不能識太史公於生前可謂值得一

處精微小星未借連理一枝耳爰檢舊帖募勒祠側俾
徘徊華古者同發一嘷云

書康孟謀題太史公墓詩後

徐嘉炎

太史公生於龍門塋於夏陽皆在今韓城縣北距卻陽為
近受形於斯歸藏於斯三千年來魂氣所之不離其父母
之國史通子之封知其後人尚有顯者不獨以清娛之侍
流傳餘韻也孟謀子長蓋為其鄉之後進而盛以詩鳴
乃深况相輝映者今讀其拜墓十二章伯仲少陵俯視北
地濟南之編史公有知當問而默舉使孟謀生建元太初
之間諒出壺
遂諸人上矣

關中從祀補謚名臣疏

張邦俊

臣竊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大典是也大典者何則從祀
與謚法是也是故生則聖賢之道歿分俎豆之先此從祀
之典為里學名臣而設也生竭報國之忠歿蒙易名之榮
此補謚之典為盡忠名臣而設也兩者皆重典也典重則

馭世者不得屑越以輕之固不可濫有所予使鉅典被於
匪人以同天下彼什之門亦不可靳於所予使潛德沉
不耀以阻君子為善之路彼之則於人不負典與不負人
以協於至當之歸而已臣聞中人也其先品有當於兩大
典者臣得於師友之所聞撰記載之所考稽業已知之稔
矣臣生於先朝表相之淵而不為前品以播揚之是臣有
負於臣鄉之先達也臣當此講求大典之時而不敢效區區
以文實之是臣有負於國家之盛典也且是報敢效區區
之愚舉其所知為皇上世之聞中在然堪從祀者臣僅得
一人焉臣聞是也關中又有名臣補謚者除罪戾重望朝
野巨瞻如原任都御史汪純方在浙東自當不吝榮施以
表全德臣亦不敢謂而於補謚之列也其應補謚者凡
得十四人焉竊奈諸臣是也臣聞家其生平大槩人各一
城開載於後以便磨覽如果臣言不謬懇祈聖明勅下禮
部覆議律應從祀者從祀應補謚者補謚使海內按籍而
指之曰某也其有賢聖真而得分席半席之榮也某也鞠
躬盡瘁而得與易名華表之哀也某也某也某也某也從
典也是人固以典重也又使海內按籍而指之曰某也從

甲之盛莫如關元魁之盛莫如浙宰執之盛莫如關西而東齊得構南宮者獨甲於江以此矣臣請於浙江福建各增五人比江西之額也於山東增五人比河南之額也於陝西增十人比廣東之額也人材之盛衰不可知惟折衷於會試而人材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即以前二十年南宮取士之多寡衡之壬辰浙江四十二人福建三十人多於江西之二十六人矣山東二十九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二人矣陝西九人多於廣東之五人矣乙未則浙江三十人福建三十四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二人矣陝西二十二人多於廣東之四人矣戊戌則浙江四十三人福建二十五人多於江西之十八人矣陝西十三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惟是兩科則山東少讓河南耳辛丑則浙江四十八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二十二人矣山東三十四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四人矣陝西十一人多於廣東之九人矣甲辰浙江四十人福建二十七人多於江西之十九人矣山東二十七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五人矣獨是科則陝西多於廣東差相等耳丁未則浙江三十七人福建三十人矣多於江西之二十七人矣山東三十三人多於河南之二十七人矣

十七人矣陝西十九人多於廣東之六人矣庚戌則浙江三十六人多於河南之二十六人矣山東三十九人多於河南之十九人矣夫南宮拾材多寡之數如此則人文之轉移概可知也而稽以歷代之多寡可盡謂偶然之值乎哉

則齊魯冠裳鼎新之盛莫如漢之盛莫如唐之盛莫如宋之盛莫如元之盛莫如明之盛莫如清之盛莫如

考則左有不得其平之甚者東西南北相距數千里則奏之封疆不為狹矣會科多至二十餘人則秦之文運不為弱矣且以今日大案查閱之時自八省以至開府十有餘人而廣東之無靈弱思惟此道輔林泉者不與焉則秦人之策慮何能主者不敢自後於人矣而獨解額之數不得與廣東較勝而論則則亦何足道哉

虛矣乎夫此之謂也其不難也知當此普天稱慶之時特施聖恩將所封之爵皆以首領為始而廣闡薪想之途大開彙征之者則其為首領之首其所舉手加額歡呼踴躍其祝萬世之盛莫如

修城隍

薛國觀

邑韓城古韓侯受封地也其勢濠水南纏龍門北拱黃河東帶梁奕西襟中僅彈丸一土城週圍四里許往不俱悉自嘉靖年間重修甃石錯雜城梁土垣仍初歷年既久雉堞傾頽自崇禎三年大寇攻圍之後地方官紳稟於寇患乃始議修城錢糧無出一時眾議僉同申請上官議貢城中空閑官地其得積近四千兩官紳士民分督管理庀材鳩工甃砌四門四城樓週圍增高三丈許外面甃砌三尺之上又共甃砌梁一千四百餘堵三尺之下仍舊土墻其形頗足自固錢糧用盡而工止矣後又兩經大寇四鄉焚殺而圍城之內保全者修城之功居多也間遇大雨連綿下土濕軟上甃頭重每有壓倒時費補修該前任知縣陳箴與眾總官謂倒修不時殊非常計因議通行甃砌約估上再費萬金乃設處工資尤為數年荒寇鄉民流亡不敢槩加地畝不敢空役民力止議照城中見在見任鄉官及鄉官之後併大家富室查照糧石力量併各官階某家先捐銀若干再議將城中房店院基門面分別三等上中下等酌派銀若干見在見任鄉官與大家富室亦在房店房門面一畝一畝酌派銀若干至中人之家議作兩等量行

成輸萬金似亦易辦奈人情過難可責慕義事平率多吝惜更以勢力舉凡議議參差百城工於是乎不果今遊腹多事捐銀舍此至不可選雖無身家性命苟能合眾力以成城則余亦不計其小費而忘遠圖也知尚工業已廢上以之民從廢之可也近見直省修城各分修尺矣不之慮捐銀兩者亦不復行行之也官階明且過分家業有田三頃任地方官能何議議斷不敢稱若稱難稱後於人伏祈物下萬撫按從公酌議派修完工毋累鄉村小民

闕黨建祠疏

閻可陞

竊惟自道嘗借病別病參詳者一身九死則附附者一歲九死於是乾乾是履履正先賦賦一二年來稍功頌德倘和建祠於歲年海內除崇崇崇先所勿外按臣所知者尚存數人臣為我皇上陳之何建祠者李藩也聞其天津河間真定等處借率上其搜金建祠上梁御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口中真不知有若父矣何建兩祠者李精白也

同鄉請馮少墟謚葬祭贈廕疏

鮮亂越

竊惟宇宙所以不毀者。賴有道脉為之維持。道脉所以不
 湮者。恃有朝廷為之風厲。我國家二百年來。真儒輩出。列
 聖表章。不遺餘力。而我皇上神明御宇。首崇理學。一時推
 抑諸賢。咸獲耀于光明。海承雨露。而臣鄉原任工部尚書
 馮從吾者。生前未竟厥施。身後特蒙聖眷。蓋已載荷明綸。
 祇候部覆。而其生平正學真品。猶未悉仰。徹天聽。臣等生
 同里閭。且有及門受業者。景行有年。服膺有素。敢不據實
 為我皇上陳之。從吾幼懷作聖之心。獨任斯道之重。雅操
 能嚴。一介清風。可振千秋。方其讀書中秘時。即挺然以天
 下為己任。功名富貴。不入其心。布衣蔬食。無異寒素。而做
 人一說。卓有真兒。迨歷任西台。執法不撓。城狐屏跳。壬辰
 大訛。嚴禁餽遺。苞苴無敢及門者。風清弊絕。百寮肅然。時
 神宗皇帝靜攝久。從吾疏請朝講詞。甚切直。幾撻神祖之
 怒。至於廷杖。以聖母聖節。輔臣力救。獲免。尋移疾歸。環堵
 蕭然。慶之。其為。比再起。巡撫。鑿政一清。而且斥政府之私
 人。將政府意。削籍去。林棲二十六年。載絕。遂往。途惟明道。

是何言與

人為倦倦。自省交薦。銓宰補贖。章數十上。光宗皇帝登極。
 特此大理。少卿將欲大用。熹宗皇帝登極。從吾始與憲臣
 鄒元標同出山。持選警急。京師戒嚴。廷臣爭遣家歸。從吾
 獨挈家入。別人心。始安。尋晉副都御史。與掌院鄒元標同
 心秉憲。台劾振。謝又與元標悉心講學。發明忠孝之大義。
 提謂。時。職之人心。士。意。翁。然。從。之。京。師。首。善。地。人。知。有。學。
 自。從。吾。始。也。但。以。官。大。理。時。會。議。紅。丸。挾。擊。二。案。力。持。正。
 義。不。阿。時。情。言。者。遂。請。題。禁。學。從。吾。五。疏。乞。歸。不。俟。終。日。
 嗣。是。晏。推。不。起。而。道。瑞。魁。忠。賢。用。事。忽。矯。中。旨。削。奪。拆。毀。
 書。齋。費。去。以。致。矣。臣。等。查。得。我。朝。理。學。諸。臣。從。祀。孔。廟。者。
 薛。道。純。守。仁。神。軌。章。胡。居。仁。四。人。從。吾。躬。行。實。踐。無。愧。
 學術。有。所。自。知。自。守。仁。且。其。善。利。有。圖。獨。扶。性。天。之。與。
 章。居。仁。上。蓋。自。此。以。迄。沒。齒。無。一。日。非。悟。道。之。時。自。箴。
 化。以。及。接。聞。無。一。處。非。講。學。之。地。所。謂。正。學。真。品。不。寄。人。
 籬。下。不。傍。人。步。趨。出。於。沉。潛。之。功。優。入。仁。智。之。域。者。也。既
 已。闡。邪。崇。正。操。修。可。對。古。今。亦。且。繼。往。開。來。姓。字。有。光。俎。
 以。伏。乞。皇。上。勅。下。閣。部。查。照。四。臣。例。將。從。吾。即。為。擬。謚。特

強弱又甚懸絕。坐視殺掠萬狀。竟爾莫展。高不得已。遍處招誘。欲以撫之一着。苟且結局。彼流賊者。當其就撫時。則面撫而心叛。迨其既撫後。則旋撫而旋叛。此臣鄉庚午辛未間。當事諸臣用之。而貽害無窮者。今其可再試耶。若再試之。而仍然不效。乃復朦朧推卸。以欺我皇上。至於地方將盡為賊。有百姓將盡為賊。殺其禍安所底止哉。嗟乎。秦地皇上之版圖也。秦民皇上之赤子也。欲救秦疆。非抹殺撫之一字。純用勅法。不可。欲用勅法。非用大兵大餉。不。而念三秦今日景象。萬分危急。倘稍遲延。救援事將有不。恐言者。勅下督撫。調發延寧甘肅之兵。委二三智勇大將。合力夾剿。至於前蒙皇上。准留地方餉銀。若其留者。即可徵解。夫豈無救急。需臣等亦何事。累章呼籲。以煩聒天聽。也。奈三秦西自邠乾。南自漢興。北自涇三原。遍地皆賊。道路俱梗。烽火絕斷。文移不通。圍廬舍之丘墟。將於何處覓餉乎。並望或勅戶部。或發帑金。急措二四十萬。以濟軍費。以責成。此更乞責令巡按御史。詳查失事地方。的係何官。責任。功罪果否。相準。并查某處失陷。在末招安前。某處失陷。在已招安後。某處為受撫之賊。某處為未受撫之賊。

或先流變而後禁劫。或先禁劫而後流變。始報係何月。日。軍民果否相安。據實具奏。欽聽聖裁。則撫與剿之利害。昭然明白。而流賊亦可。滅。秦事猶可為矣。

崇寬厚之政疏

衛楨固

臣惟虞史之贊舜也。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而維時則四方風動矣。我皇上無一念不好生。無一事不恤民。寬簡之德。不舜讓也。而危盜不息。旱蝗時集。百姓流離。則何故。此歸之劫運乎。或猶有人事不盡。聖上淳力之政。無窮而臣子責難之心。無已。謹摺其一。二。月。入告。臣待罪。豫中。知豫。苦旱。悉百姓死於危。死於荒。疫。十去八九。滿目荒涼。言之傷心。而有人無地。今則有地無人矣。向也殺人而食。今則無可殺之人。立無食人之人矣。賑濟無應手之粟。催科無可加之人。一二有司。片顧為百姓死。此才。費勞。何林。勢不得不急。議蠲賑。以救此一方。此蠲賑之。思宜急行者。一。計今日畿南山東。一時督道州縣。死難者。何人。送。河。汝。襄陽。一時州縣佐貳。死難者。何人。慷慨捐。

英霍入必犯商固自額和入必犯沈丘則陳州一扼要地也日今寇勢在南而防之止實陳二處察中州兵額設一萬五千而實數則一萬二千合無以五十人分一營而統之勿用魏鎮而用參遊以鎮臣滿而騎也使其一駐襄以應的陽一駐陳以應汝寧防汝防宛卽所以守汴也其餘二千應裁其半留此餉令撫臣養親丁千人以視彈壓以便策應則撫臣之手足亦沾矣不然守汴城則失雒陽守汝寧則失商陽株守不靈究歸於盡臣不知所終矣

參私派疏

高辛傳

臣惟地方設經制之兵原自有經制之餉從無私派民間奢兵之例乃秦中私派民間使小民正賦之外辦草辦豆辦有本色復勒要折色者比比皆是臣謹就聞見最真最確者陳之一潼關營鎮守經制之兵也一應額設錢糧布政司應於正額內給發韓城縣距省四百餘里從無額設本色該營於韓城縣每年加派本色數千石不裁入衛明冊下等入正額內無端而今所派之民次辦草辦豆交納竟經數月雜費賠累不止十倍於正賦其苦甚矣

彼又設要銀使戶戶天捨地無處變賣卽變賣亦僅行千餘官民如積莫尤為甚年復一年將來何所底止也布政司職掌錢糧該營曾否知會此項私派該司何以漫無稽察如已察知會而不加正項餉銀作何銷歸也予如餉賜險城管城守探防守兵馬亦皆制之兵也自應有經制之餉韓城兩兵額二百名乃其額派軍中出米豆出草束且備月比民無常更司買者復將私派本色計一年內折銀不止五千餘兩竟立私費於今百姓挨門食兵是地方亦受其苦之謂商而百姓受其苦之害矣且聞各州縣亦受其苦也其苦甚於韓城者何也韓城私派者不止韓城私派私派者足何經制者不足韓城私派者不止韓城私派之數止額之外則何有私派私派之害私派之害通於民之貧肆無法者庶私派之風必警商民困少更矣

添設神道嶺防兵疏

前人

臣惟秦中自流寇蹂躪以來民不聊生在存時警幸我朝朝救民水火掃蕩賊氛谷皮設其防禦民困頗蘇矣然西

安延安兩府交界之區為一省東北咽喉之地者名黃龍山其迤東神道嶺此地係鄜延安平慶孔道南通西安所屬澄白韓鄜等處北通延安所屬鄜州宜洛等處誠四通之衝衢亦寇盜之巢穴也明季流寇羣聚盤踞實始於此彼時設有防兵虛名無實所以讓賊大患乃今日防兵則尤有可議者防兵分駐各縣城距此數百里間有警鞭長不及兵至則賊已遁兵退則盜復聚是以出沒無常附近州縣屢遭殺擄官兵屯或報捷矣究不能絕其根株若不扼要早滅臣恐將來滋蔓難圖所關地方非淺也伏祈 勅部確查舊例詳議良法於神道嶺復設防兵三五百名統以廉勇之將常用嚴防以備責成突有土寇竊發使與鄜州防將知會合剿無分界限無彼此推諉凡地方功罪並令兩防將其之則責成當兵力合而土寇自當剪除矣且此兵不煩另為添設即從鄰近駐防各縣者或抽或調則餉亦自有原額之數按時給發仍嚴禁剝商派兵此又臣所慮無慮者也況兵丁駐防各縣勢分法弛未見防禦之功而商多擾民之害何如移之扼要之地一守禦有實效持疆可

稱以亦
出矣

重師儒疏

賈弘祚

善修廣文 官勞處微末而古人重之者以庠序學校之官為賢育士之本法得人以教士則名公巨儒時時興起其間所云師道立而善人多不可不汲汲也考明初盛時甚重學官之選故考儒輩則凡文章大業如較書纂史與試分房皆得預聞禮待既優才品亦善甚盛事也其後稍輕後以私儒取不限可教等官止為老儒腐生銷歸之也且舉途窮為幸求其振發矯勵風節自叙以興起士期善善花譽至今矣今歲舉實與求上如此其亟也然而師道末立則多士不興多士不興而實與歲舉則其所舉不副所求名不實不虛也而實與歲舉則其廣教化欲廣教化先重師儒故今在外教職例得陞補國學人除設翰林院待詔孔目等官亦取諸此與斯選者非不容重也要其積日計俸行之師兼論薦錄亦皆空文無事實者也故下提學各官留心諮詢其教職之中

不分甲乙明經果有敦修行誼裨益名教某事可風兼以博學宏文羽翼經傳著有成書可為典要及教訓有方多士式化者即開其實行並所著述轉達撫按特疏薦舉到部勘詳不謬俸滿之日方得陞補前項京官再照明初舊例得與編纂之任果其試之而稱職不妨量才叙遷不限以實其職有文望而體製輕薄修飾詞賦徒釣浮名無關行義者不在此舉亦不得止憑尋常俸薦以取京官如是則上真齊集下不得以實應即備道重則頑懦立與於此矣

其於養士氣教育英才為國家收作人之效者將必由此矣

請復延綏節鉞重臣疏

衛執蒲

臣以章句迂儒生長秦疆考古酌今知三秦為天下肩背首延安九三秦上流其安危關係甚重臣日擊情形籌畫有素宿茲秦疆甫定臣就要地需人起見敢敬抒一得之愚為兩篇稿關中節屬西安而與延屬切鄰洵悉山川險要節本府各共舉以黃河為界乃秦晉之咽喉也西至定邊

東至黃浦川則與寧夏之花馬池接壤乃三秦之要衝也南則關中節屬宜川等邑與慶陽之河東寧州西安之鄜陽白水澄城韓城各為界又有黃龍山之峻險綿延休戚頓挫道領之萬山巖峩延袤數千里地大而荒人貧而稀每為寇寇出沒無賴淵藪考稽歷代唐有郭子儀鎮撫其地宋有韓琦范仲淹後先經畧明季設有延綏巡撫一鎮雖駐紮榆林而以延綏為名花不時或巡或駐則延安綏德皆要地也故藉以平時彈壓有事戡定為最要者我

全陝分藩為二而裁併延撫以隸西安誠四時變通之法也但計者會而歷延屬往返以節時平尚若散長莫及頃自兵通叛變柳溝遊擊李師瓚首為倡叛定遠副將朱龍榜討賊時環慶山寇悉是窮民在在蜂起僅有榆林鎮城文武固守援兵立至方保無虞而綏德延安首破淪陷其州縣同時十有六七俱遭殘破當道賊之果有千萬精銳耶否上者無良聞風波靡由十餘年來無節鉞重臣攝服遠地以此也雖有管汛兵皆單號即有守令習徇

嚴繩大為振肅。一曰核名實。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者名也，功者實也。狗乎名，則人皆求名而不務實。核乎實，則人皆務實而不求名。名實之關，人材之賢否，庶事之廢興，生民之休戚，所從分也。國家立法之始，何事不責乎實。乃久之，而壘蔽生焉。如同荒授職，官也，而買熟以充荒。拿逆加覆，實也，而請主以申逃。招徠流在實也，而取數于現戶。積穀救荒，實也，而侵欺以虛捏。以至存卓之實，在獎善糾繁之實，在警貪。而今之列，藉贖者，果皆賢才，掛彈章者，果皆不肖。予以數千里之地，昇之督撫，藩臬數人，愛憎由心，高下任意。六鄉不得查辨，科道無由指擿，而名實之失真者，比比也。考漢唐制，史官守或過，事不流，或舉人不實，立行罷斥。十年以來，奢撫藩臬，因辦事舉人而去者，誰能伏祈。乾綱獨斷，大破積習。然臣聞欲獨斷者，必先兼聽。此臣聞言路之說，所以連類而進也。一曰開言路。從來事君者，期如堯舜，止矣。為臣者，求如禹皋，止矣。虞書贊篇：唐虞君臣之言，盡載於足。迄今考之，為都俞者，為吁咷者，可見從古聖哲之主，夫何不可。言路之能，亦非虛也。昔者也。故

